



开栏语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峥嵘岁月,我州留下了光辉的红色印记:在这里,党中央召开了两河口等一系列重要会议,进一步明确了长征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里,红军战士们爬雪山、过草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恶劣的自然环境;在这里,当地各族群众积极筹粮捐物、参加红军,浓厚的军民鱼水情让阿坝成为一片红色的热土……

为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即日起,本报正式推出“雪山草地长征路”栏目。我们将以文字为舟、以图像为桥,带领读者穿越时空,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初心力量,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聆听穿越时空的回响。

同时,栏目将深耕红色文化内涵,挖掘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展现新时代红色文旅融合发展新貌,为擦亮阿坝红色名片注入鲜活动能。让我们共同踏上这条信仰之路,在雪山草地的壮美画卷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卓克基会议会址(卓克基土司官寨)



卓克基会议会址(土司议事厅)

卓克基会议会址

红色遗址位置:卓克基会议会址位于马尔康市马尔康镇西索村卓克基土司官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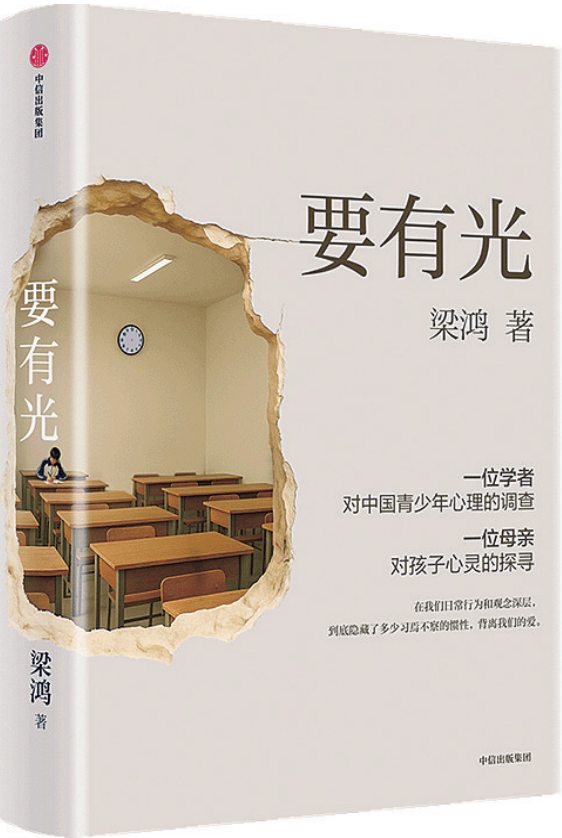
红色遗址涉及重要党史人物或事件基本史实:卓克基土司官寨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1718年),老官寨为片石墙体木结构藏式建筑,四合院式平面布局。1936年该官寨毁于大火,仅残存北面部分墙体。1938年至1940年,卓克基土司索观瀛在原有基础上重新修建,历时三年建成现存卓克基土司官寨。重建后的官寨占地面积1500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坐东北向西南,通高21米,是集藏族石碉古建筑风格和明清式建筑艺术特色于一体的独特建筑。2005年,经过修复和打造,现在的卓克基土司官寨成为了融红色文化和嘉绒文化为一体的展示厅。一楼展示了嘉绒农耕文化,林、牧产品,手工作坊;二楼东西北三面为红色文化展示区,南楼为原土司接待汉族官商、客旅的场所;三楼是土司及其家眷的工作、生活展示区;四楼展示了嘉绒服饰文化、藏戏文化、藏医藏药、藏式手工艺精品等,四层北楼为佛经堂,经堂外有挑出墙外的转经回廊;五楼展示了藏传佛教文化。

1935年7月初,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中央机关进驻卓克基土司官寨。“红军长征期间最有特色的建筑”“占有郿坞,今有官寨”是毛泽东同志对官

寨的赞誉。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卓克基官寨内的“土司议政厅”召开。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等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当前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问题,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号召藏族民众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

红色遗址保护利用现状:1988年1月,卓克基土司官寨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列入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旅游景区。2006年2月,被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文/图来源:“阿坝党史”公众号)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人间永远光不熄

——梁鸿《要有光》读后

他们曾递给她一道选择题:要么考进前二十名,要么去寄宿学校。她还没来得及作答,却发现报名早已完成。那“假民主”的窒息感,让她选择了逃跑,逃进荒野,甚至逃向自残与吞食洗衣液的深渊。孩子,成了家庭内部最安全的情绪泄洪口,那暴力的涟漪,就这样无声地传递下去,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

然后是小关的世界。小关的父母都是体面的高知,母亲魏老师要求极其严格,作业写不好就撕掉重写,弹钢琴错一个音就重弹十遍。小关因反感老师“看不起快递员”的言论而情绪激动,父母虽支持他反抗老师,却未能帮他分析问题,错过了他的求救信号。最终,小关将自己锁在房间,与堆积如山的垃圾为伴,瘦骨嶙峋,对任何敲门声都恐惧如惊弓之鸟。完美的标准,砌成了囚禁心灵的墙,那“人”的温度,在冰冷的期望中,一点点流失。

还有小夏。对她而言,父亲的影子意味着疼痛与羞辱。父亲当众揪她头发,用脚踩她的头。这些暴行让她时刻对父亲产生着本能的恐惧。只要父亲的手伸来,她便会瘫软在地,浑身发抖,尖叫直至昏迷。可悲的是,施暴者将这一切归咎于“孩子废了”,甚至歇斯底里地说“送去精神病院,我养你一辈子”这样的话。家,这本应是避风的港湾,却成了制造最严重恐惧的源头。那感受,对小夏来说比死亡更可怕。

然而,最令我长久静默的,是那个被称为“花臂少年”的案例。为保护他,作者梁鸿给了他这个代号。他十七岁,本应俊朗,却被满身浓墨重彩的纹身覆盖——哪吒、樱花、水纹与龙尾。那不是装饰,是他对抗内心巨大空洞的盔甲。他出生在河南一个偏僻的山村,父母在他来到人间后不久就离婚了。母亲从未在他的记忆里显形——他压根儿就没见过自己的母亲!父亲、爷爷、姑姑常年在外打工,只有奶奶的怀抱,是他在这个世界里唯一的温暖。

十三岁那年,是他生命中转折的关键点,他奶奶去世了!他失去了生命中唯一的温暖和依靠——他生命里唯一的光,熄灭了。从此,他辍学,游荡,在武校、工地、广州间漂泊,是“月光族”,如找不到锚点的浮萍。在杭州,一个叫娟娟的女孩曾短暂地照亮他,可当意外怀孕遭遇家人反对并最终女孩流产离开他后,他世界里最后的那点微光,彻底熄灭了。贫困与孤独啃噬着他,情感与精神的堤坝逐渐崩溃。他开始语无伦次,面对询问,只会反复噁

嚅:“我不知道啊。”唯有当作者梁鸿轻声问:“奶奶的去逝,对你有影响吗?”长久的沉默后,他挤出一句:“我不想说,说出来想哭。”这是全书最寂静也最震耳欲聋的一刻,是他唯一一次泄露那心底里滚烫的、无处可诉的苦衷与心痛。

他的家人爱他吗?或许是的。爷爷和姑姑急着接他出院,认为“赶快成个家,找个对象,身边有个女人,病就会好了”。他们想用一桩婚姻,治愈那深入骨髓的创伤与精神障碍。主治医生王振忧虑不已,他知道,回到那个家徒四壁、无人监督服药的环境,病情复发几乎是必然。医生王振面对家属“坚持出院”的要求,除了一声沉重的叹息也别无办法。

“花臂少年”不是一个坏孩子。他是无数乡村留守儿童命运的一个尖锐注脚,是孤独、贫困、亲情与爱的绝对缺席所扭曲的标本。他沉默着,内心的痛楚无人听见,也无从平复。

梁鸿的《要有光》,就是她擎来的一束光,执拗地照进这些隐秘的角落。光落下的地方,也映出了我们自身的倒影:我们是否对身边的哭泣习以为常?是否将暴力美化为管教?是否以为,金钱的给予便可抵偿陪伴的缺失,物质的丰足便能填补情感的荒芜?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是一声呼唤。光要照进来,更需要我们愿意睁开眼,去看清那阴影的轮廓;需要侧过耳,去倾听那无声的呜咽;更需要迈出脚,用理解与行动,去托举那些下坠的人生。

男人之美,在于大度;女人之美,在于良善;孩子之美,在于天真;而家庭之美,内核在于和谐。不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抵达世俗的巅峰,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每个孩子的智力也各有差异,不论学习成绩优与差,不论前进的步伐大与小,只要他们一直都在努力,就值得尊重,多一些理解、关怀与疼爱。我们或许无力顷刻间驱散世间所有的阴霾,但可以从自身开始,停止冷漠,对身边的人,多一分温暖的理解,多一分真诚的尊重,多一分坚定的支撑,多一分耐心与倾听。

合上《要有光》,在那些他人的生命叙事里,我确然看见了人性的瑕疵与局限,但更深的,是照见了沉甸甸的责任,以及责任之上,那从未泯灭的、属于未来的、熹微而坚韧的希望。人间或许总有暗角,但人心之中,当有光不熄。



敬畏生命,守护和平

——评电影《用武之地》中的生存与博爱

李禹彤

电影《用武之地》是申奥导演的又一力作。这是他继《孤注一掷》《南京照相馆》之后,又一部高口碑的电影。该片没有采用轻盈的视角,而是把镜头推到了非洲战乱的腹地,通过105天的绝境自救来丈量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差距。

影片的开始非常生活化:驻外记者马笑、医生潘文佳夫妇陪着工程师苗峰开车去郊区修基站。他们是文明社会的建设者与见证人,带着修复沟通、挽救生命的目的前行。战争最残忍的地方就是它的无差别性,它不分敌我,就像一个巨大的齿轮一样滚滚向前。

最令人痛心的转变是苗峰突然去世。在那次袭击发生之前,他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英雄式的举动就仓促失去生命。冷酷的处理表明,在极端暴力之下,个体的技术、理想是那么脆弱。从公交车上的无差别枪击开始,原有秩序的彻底崩溃——幸存者们被迫从文明的“建设者”变成了原始的“求生者”,从而进入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自我救赎阶段。

世间的苦难太多,多到人们已经习惯了麻木。但是影片中对于“苍蝇”的隐喻却像一根针扎进了这种麻木之中。影片中不断提出一个问题:战争的胜利者会是谁?是博弈中的政客,还是冲锋陷阵的钢铁之师?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是苍蝇。战争只能带来死亡,人死之后先是被狼吃掉,然后是被鹰啄食,最后是被苍蝇分解。枪可以打死猛兽,但是打不死无孔不入的苍蝇。

当人的生命尊严降到了与腐肉相同的时候,苍蝇的繁殖就是对文明最大的嘲讽。马笑等人抗争的目的,就是不想像苍蝇那样活着。在那些绝望的日子里,我们看到的不是身手不凡的特种兵,而是害怕、狼狈,甚至有些疲惫的普通人。但正是这种拒绝被“英雄化”的真实挣扎,才让角色更加有生命力。看到纯真的孩子即使被培养成杀人的工具,但是心底仍保有人性与童真。这真是在绝境中仍存在的一点人性的微光,虽然微弱,但是它说明了文明并没有熄灭。

隔着屏幕,生死逃生就像是余震一般,在安静的房间内回响。珍惜和平不是一种狭隘的态度,而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正是因为自己亲身体会到了安宁的美好,所以更能理解在战乱中的人们对于尊严的向往。

《用武之地》的创作本身就体现了“世界博爱”。导演把镜头对准了异域荒原上普通的民众,把他们的苦难搬上了银幕,这既是对战争的反思,也是跨越国界的同理心。珍惜不等于忽视远方的苦难。正因为祖国为我遮风挡雨,隔绝了外界的枪林弹雨,我才有了平视世界的勇气,也才有了关怀众生的力量。

电影结束之后,心中升腾起一些难以言表的情绪。平安是一种文明最后的温情。真正的英雄主义,并不是在和年代高谈阔论理想,而是在尊严受到践踏的时候,依然不放弃对“人”的定义的坚持。

这部电影是对过往的致敬,也是对灵魂的一种修补。它提醒观影的每一个观众:平安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背景板,而是一道需要全人类用理智和博爱共同守护的脆弱屏障。